



卧龙生真品全集

飞花逐月

下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卧龙生真品全集

飞花逐月

下

(台湾)卧龙生 著

飞花逐月

【台湾】卧龙生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开封科学院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27.25 印张 650 千字

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5000 册

陕版出图字 25—1996—2

ISBN 7-80605-304-2/I·259

定价:38.00 元

目 录

第 十二 回	往事如烟	391
第 十三 回	万毒堂	453
第 十四 回	白衣杀手	494
第 十五 回	铁甲武士	527
第 十六 回	中州四奇	555
第 十七 回	七绝剑阵	599
第 十八 回	秘谷之谜	643
第 十九 回	亲王受制	665
第 二十 回	三王密诏	707
第二十一回	道长魔消	748

第十二回 往事如烟

两个操舟的中年和尚，各握一桨，凝神戒备，只待闲云大师令下，立刻行动。

白玉仙叹息一声，道：

“看来，今夜是很难和睦解决了？”

肖寒月未理会白玉仙，却回头望了朱盈盈一眼，只见她脸色一片平静，微笑如花，似是完全没有感觉到危险存在，心中黯然，忖道：今夜我肖某死不足惜，只怕连累了这位金枝玉叶的郡主葬身鱼腹了！”

闲云大师仍然坐着未动，但一袭宽大的僧袍，却突然膨胀起来。

墨非子紧锁的眉头，突然一下展开了，他一直在耽心闲云大师，这位空门高僧，一直未沾惹过江湖是非，墨非子和他交往了几十年，还是弄不清楚他武功成就如何？眼下看到他行若无事中，竟然使宽大的僧袍全部隆起，那分明是一种上乘气功，心中忧虑尽消。

闲云大师低喧一声佛号，道：

“白羽令门中的暗器，是天下一绝，诸位之中，如若没有把握闪避的，请躲在老衲身后。”

肖寒月低声道：

“盈盈，白羽令门暗器歹毒，躲在大师身侧。”

朱盈盈略一犹豫，缓步行了过去，金鞘银柄的“银月飞霜”，早已握在手中。

原来，她早明了处境险恶，随时可能和人动手，才这么暗作戒备。

常九心中付道：可惜把那柄阴阳伞放在客栈中，忘记带来了！

他知道白羽令门暗器的厉害，自知不易让避，缓步行在了闲云大师身侧。

四艘快舟，突然又向前移近了数尺。

墨非子突然横行两步，和肖寒月并肩而立。

幸好肖寒月带了宝剑，手握剑柄，目注白玉仙，高声说道：

“这位白姑娘善用一种目力难以发现的暗器，中人之后，奇寒攻心，片刻之后，就能把人冻僵，诸位多加小心才是。”

闲云大师道：

“诸位施主，一定要拦截贫僧，只好凭仗手段了。”

白玉仙、向中天、闻百奇、古上月，都算得武林中第一流的顶尖高手，目睹闲云大师真气鼓起僧袍，有如一座巨大的石岩一般，矗立在甲上，都知道是一种极为精湛的奇功，但却瞧不出，属于什么武功？

古上月低声道：

“白姑娘，事已至此，一切的言语，似是都无法解说清楚了……”

白玉仙冷笑一声，道：

“闲云大师，福祸无门，唯人自找，金山寺的众多僧侣，都可能被你今宵之错，招来杀身之祸！？”

闲云大师只冷冷地看了白玉仙一眼，未再回答。

此时此刻，已到了多言无益之境，

白玉仙右手突然一挥，道先发难，月光下，一点晶芒，直射肖寒月。

对闲云大师的佛门奇功，白玉仙似是并未放在心上，她心中最大的敌人，还是肖寒月。

肖寒月也施展出了快剑，拔剑挥出。

但闻咣的一声，似是有物被击落。

那只是一粒细如小沙之物，几乎是肉眼难见，但肖寒月，却能准确的把它击落。

墨非子脸上突然泛起一抹喜色，值：

“好剑法……”

但闻尖啸破空，寒星飞掣，五支白羽箭，射向画舫。

闲云大师道：

“不可对挡。”右手挥出，一条黄色的长虹，直卷过去。

五支蛇头白羽箭，竟然有三支被那长虹卷住，抛落江心。

敢情，那黄色长虹，只是一条黄色布巾，被闲云大师以深厚的内力凝成暗劲，化柔为刚，但刚中有柔，蛇头白羽箭，虽然内藏着各种奇毒变化，但碰上了这种布巾，却失去了作用。

另两支白羽箭，分别击向墨非子和肖寒月，被他们一闪避开。

此时，月光如画，视界清明。

古上月道：

“好！再接古某几支蛇头白羽箭。”

左手疾扬，又是两支白羽箭飞了过来。

蛇头白羽箭，暗藏各种毒物，但外形看去，都是一样，使人想不出应付之法。

两支白羽箭，到了画舫上面，前面一支，突然一慢，后面却追了上来，双箭撞在一处。

但闻波然一声轻震，爆洒出一片流萤般的绿光。

闲云大师急急喝道：

“小心阴磷毒火！”大袖挥动，一股暗劲，反击过去。

墨非子一扬手，打出一记劈空掌，爆散的磷火，大都被击飞江中，但有两点，落在甲板，竟然熊熊燃烧起来了。

肖寒月暗暗吃惊道：磷火有如此强烈的燃烧之力，一爆数一点，当真是极难防护的歹毒之物。

江面上一平如镜，肖寒月长剑二度挥出，削起了甲板上燃烧的两片绿火，甩向了古上月。

本只是两点流萤般的磷火，但落地之后的片刻燃烧，已然化成手掌大小的两片火光。

但见两团绿色的火焰，飞向了古上月。

磷火蛇头毒箭，虽是古上月所发出，但他亦不敢沾惹毒火，闪身避开。

两片带着火的木屑落入江面，随波而去。

墨非子低头看去，只见甲板上两片新痕，只是被削去薄薄的一层，这一剑大见功力，不但墨非子心中佩服，就是闲云大师也瞧得暗暗点头。

白玉仙柳眉微蹙，轻轻吁了一口气，道：

“肖寒月，赵姑娘要我传个口信给你……”

肖寒月心中正在盘算，白玉仙、古上月两人的暗器最为歹毒，如若能先把一人杀了，即可减去不少的威胁，但先对那个下手，如何才能一击而中？

闻言不禁一呆，道：

“赵姑娘……”

“对！赵幽兰，她很挂念肖公子，要我传个口讯给你，希望能订一个会面之期。”

白玉仙口中说话，两道目光，却投注在朱盈盈的身上。

她希望看到朱盈盈的反应，也希望搅乱了肖寒月的心情。

朱盈盈果然有了反应，微微一笑，道：

“寒月，赵姑娘传口讯来，你一定要见她，咱们都很想念她，她也一定很想念我们。”

这反应、口气，完全出白玉仙的意料，不禁心头恼怒，暗暗骂道：

“金枝玉叶的姑娘，连吃醋都不懂得，真是个愚蠢的丫头！”

肖寒月微微一笑，点头说道：

“对！咱们应该看看她。”

个郎同意了自己的看法，朱盈盈大感高兴，抬头看看白玉仙道：

“白姑娘，你说，幽兰姑娘要见我们，她在什么地方？”

白玉仙冷冷说道：

“她只要与肖公子见面，不要见你！”

朱盈盈呆了一呆，叹息一声，道：

“其实，我也很想念她，但她不愿见我，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。”

肖寒月冷笑一声，道：

“白玉仙，你还有多少颗冰魄寒珠，请施展出来吧！我肖寒月不太喜欢杀人，但今夜要开杀戒了，白姑娘就是我第一个要杀的人。”

他避开了赵幽兰的事，却表露出了浓重的杀机。

本来就是敌对相处，兵刃相见的事，但白玉仙却无端由心底泛起了一股寒意，看了看肖寒月一眼。

肖寒月长剑突然摆出了一个怪异的剑式，剑尖斜斜指向了白玉仙，身子微微前倾，人似要直飞而起。

墨非子惊喜的叫道：

“大罗飞，七煞剑招。”

闲云大师沉声道：

“稳住画舫，陈施主准备接应。”

陈抱山应了一声，双手探入怀中，抓出了一把铁莲子。

他外号流星赶月，这铁莲子，是他武功中的一绝。

朱盈盈行近常九，低声道：

“常前辈，我可不可以出手，帮帮寒月的忙？”

常九心中付道：不知你“银月飞霜”练到了几成火候，江面之上，遥相搏击，那“银月飞霜”的威力，正是可以发挥的时机了。

心中念转，口中亦低声说道：

“当然可以出手，不过，不可太急，选择适当的时机，要能一击伤敌。”朱盈盈微笑点头。

白玉仙忽然感觉到，一股追魂取命的杀机，由肖寒月斜指的长剑上，涌了出来，不自觉地扭动着腰肢，希望能摆脱去正面受到的威胁。

两个摇船控舟的大汉，也受到那股浓烈杀气的侵犯，随着白玉仙扭动的柳腰，不自觉地快舟也移动起来。

闲云大师目光一掠墨非子，道：

“道兄，注意向中天、闻百奇两个老儿，多年好友，竟然会反目成仇，老袖虽然遁身空门，亦不觉有着人情冷暖之感！”

墨非子低声道：

“如果他真的出手攻来呢？”

闲云大师道：

“那就全力反击。”

墨非子点点头，道：

“大师的意思是格杀勿论了。”

闲云大师点点头，缓缓站起身子，身上的僧袍，仍然膨胀、鼓起，显示他精深的内功，已到了炉火纯青之境。

白羽令门的暗器，威震天下，闲云大师要全力对付古上月。

原本平静的江面上，立刻充满紧张，白玉仙的四艘快舟，来势汹汹包围画舫，看上去占尽优势，但肖寒月等分配妥对敌阵势之后，局面忽然一变，肖寒月、闲云大师等，反而转劣为优。

这倒是大出了白玉仙意料之外。四路人马都被画舫上的强敌引住，形成了僵持的局面。

闲云大师对上了白羽令门的古上月，墨非子对上了向中天，常九、陈抱山自动调整，对上了闻百奇，肖寒月盯上了白玉仙，朱盈盈手执“银月飞霜”居中接应。

白玉仙等一行人，都是高手，但他们忘了要对付的人，也是绝世高手，最大的一个错误是，他们低估了闲云大师。

当然，闲云大师数十年来从未过问江湖是非，江湖中人，对他完全陌生，连和他相交数十年的向中天、闻百奇，竟也不知道老和尚乃是空门中绝世高人！

肖寒月力聚剑身，已到了弓拉满月的境界，随时都可以跃起飞击，白玉仙也全力戒备，准备迎接一击。

但肖寒月却凝劲不变，使僵持的局面，一直保持着生死一发的紧张。

其实，肖寒月内心亦在千回百转，是不是应该飞身一击，但如一击不中，后果可危，人在江中是肖寒月最大的顾虑。

事实上，大罗飞剑势式的威力，笼罩了白玉仙全身要害，这就逼迫得白玉仙全力压缩自己，把功力集于一点，好在肖寒月发难一击时，得以全力抗拒。

七煞剑招的凌厉、玄妙，使得白玉仙那样的高手，也不得不弃攻为守。

占上月双手各握着两支蛇头白羽箭，却犹豫不敢发出。

原来，闲云大师已集中全力对付他一个，左掌立胸，右手微扬，似是随时可以攻出，而且那膨胀的僧袍，愈来愈见鼓起，直似要腾空飞去。

老和尚精深的内功表现，使得古上月心中有很多的顾忌，如是一击不中，闲云大师的反击之力，必将是排山倒海，一时难决是否应该打出暗器。

墨非子已是长剑出鞘，对着向中天，剑尖前指，逼得向中天不得不全神戒备。

天台散人墨非子，一代剑术宗师，自非常人能及。

闻百奇虽然面对着陈抱山和常九两个敌人，但感受上却最为轻松，陈抱山的铁莲子，常九的凝神相对，对他似乎是构不成任何威胁，感觉中行有余力，随时可以出手攻敌。

但多年的江湖阅历，使他不敢躁进，希望能和白玉仙等一齐发出，四面合围，雷霆一击，何况此行，是由白玉仙负责号令，既不闻白玉仙传令出手，也只好暂时忍耐。

双方形成的对峙局面，就这样暂时维持下去。

肖寒月心中一动，低声说道：

“盈盈……”

朱盈盈缓步行近，道：

“我在这里！”

肖寒月使出传音之术，道：

“想办法，让画舫靠岸，不能露出痕迹。”

朱盈盈应了一声，缓步向舱中退去。

这时，双方都在全力戒备，面对强敌，朱盈盈没有对手，是唯一

可以自由行动的人。

她悄然移动，行入舱中，只见两个小沙弥各执一柄戒刀，隐在舱门之后。

朱盈盈看了两个小沙弥一眼，低声道：

“哎！你们有没有办法，把画舫靠上江岸？”

两个小沙弥对望了一眼，道：

“这要问问两位撑船的师兄了！”

朱盈盈道：

“行动要隐密，不能让敌人发觉。”

一个小沙弥沉吟了一阵，道：

“我试试看吧，看能不能把消息传给两位撑船的师兄。”

朱盈盈笑一笑，道：

“只要你把消息传给两位师兄，不让敌人知道，船靠岸边，我一定有赏赐给你们。”

两个小沙弥道：

“咱们出家人，不要赏赐，姑娘只管放心，我们答应了，自会全力以赴。”

朱盈盈点点头，行出舱外。

片刻之后，突闻舱中传出一阵阵诵念经文的声音。

朱盈盈心中暗道：

这两个小和尚，怎么搞的，我要他们通知师兄，把画舫靠上岸去，他们怎么会诵起经文来了？

凝神静听，发觉那梵唱之中，竟然夹杂着把船靠岸的语词，不禁暗笑道：这两个小和尚果然聪明的很，用这方法传递消息，别人如何听得出来？

片刻之后，果然觉得画舫开始移动。

白玉仙的快舟，也开始移动。由慢变快，不久工夫，已脱五丈开外。

古上月、向中天、闻百奇的快舟，未再追随画舫移动，自然的，拉远了距离。

原来生死对决的僵持，突然间烟消云散，围上画舫的四艘快舟，来如流矢，去如轻烟，刹时间，走的不知去向。

墨非子轻轻吁一口气，道：

“本是一场凶险绝伦的生死之战，但强敌却悄然而退，这就叫贫道有些想它不通了。”

闲云大师道：

“肖施主的大罗剑式，镇住了白玉仙，使她脱身而逃，首脑离去，主持无人，古上月等人自然不战而退了。”

肖寒月道：

“大师神功惊世，使得强敌心有所忌，不敢擅动，寒月何敢居功？”

闲云大师微微一笑，目视墨非子，道：

“道兄，不用再找剑帝了，这位肖施主已得剑疯子的真传，也许他早有绸缪，安排了肖施主，承他衣钵。”

墨非子道：

“大师，你深藏不露，能一甲子不问江湖是非，这份过人的忍耐工夫，就非常人能及，不是你今夜中展露真象，贫道绝对想不到，你有如此高明的成就。”

“老实说，肖施主如不是剑疯子的传人，老衲今宵宁受他们诸般羞辱，也不会出手抗拒。”

墨非子奇道：

“为什么？”

闲云大师淡淡一笑，道：

“道兄，为何一直要苦寻剑帝？”

墨非子道：

“因为贫道了解，非七煞剑招，不足以和强敌对抗……”

闲云大师看看肖寒月道：

“肖施主，有一前因，老衲说出来，希望施主不要见怪才好。”

“不敢当，大师有话，请当面讲。”

闲云大师笑道：

“天台散人墨道兄，一生嗜剑，他在剑术上的成就，也足以傲夸当世，三十年前，他曾经和令师剑帝，论剑东岳，两人比剑三日夜，竟是未分胜负之局，直到令师用出七煞剑招，老道士才弃剑眼输……”

肖寒月转对墨非子一抱拳，道：

“晚辈从师不久，剑术上的修养不足，日后，还望前辈多多指点。”

墨非子道：

“七煞剑招，是天下剑术之最，你学会了七煞剑招，再无可学的剑法了。”

肖寒月心中忖道：我对剑法，了解不多，如若我学全了七煞剑招，恐怕也只会这七招剑法了？”

墨非子道：

“大师，你真象已露，恐怕他们真会对金山寺中弟子，展开报复，不得不早作打算了。”

闲云大师道：

“老衲一直担心会把江湖上的恩怨，牵入金山寺清净的佛门之地，所以，忍耐数十年，不问江湖是非，而且有你墨道兄威震江南，也很少有巨恶、大凶，横行无忌，想不到数十年养气修身，仍难免坠劫红尘，惹上了这身麻烦。”

“怎么？你连一点准备都没有中吗？”

闲云大师道：

“老衲在暗中训练了八名弟子，维护寺中安全，但金山寺一百多位僧众，大都不会武功……”

墨非子道：

“如今你已显露了真象，准备作何打算呢？”

闲云大师道：

“咱们先回金山寺吧！老衲准备说明真象，由他们自作决定，如有避难离去者，老衲尽量替他们安排了。”

肖寒月道：

“金山寺是天下名利，他们如若有所记恨，也只是大师一人，总不至于对那些无辜僧群，也施展报复手段吧！”

墨非子道：

“就贫道所知，他们的报复手段，一向十分激烈残酷，武林道上，有三个门户，突然间一夜星散，除了几个武功特别高强者失踪之外，余下的未留下一个活口，纵是妇人孺子，也难幸免……”

肖寒月道：

“那些失踪的高手呢？”

“三年之间，一连发生了八卦门、南太极，两个门户的失踪事件，才引起了贫道的注意，暗中侦察了两年之久，才发现了这个威胁武林的大秘密，贫道震撼之下，跑来金山寺，就教闲大师，想不到，竟把他也拖入了这场是非之中。”

闲云大师道：

“道兄说出了一些隐密，老衲也是大为吃惊，觉得此事重大，老衲如若再坐视不理，那就未免愧对上天有好生之德了，但老衲亦觉得，这等重大的事，恐怕非我们两个人所能够担当，如若能找到剑帝出面，或可挽回这场大劫。”

墨非子接道：

“贫僧亦曾夜入赵府，发觉了肖公子的剑法精奇，颇似剑帝的七煞剑招，即匆匆赶回京口，和闲云大师相商，决定畅所欲言，想不到，仍然被他们追了来。”

肖寒月道：

“道长，晚进在金陵之时，借重官府之力，和这批人，交过几次手，后因苦主赵幽兰留书离去，以致师出无名，但晚进却一直认为赵姑娘可能是被他们胁迫而去，决心追查，晚进故行京口，准备再悄然绕回金陵，想不到，敌人耳目灵敏，晚进的行踪，似乎是一直在他们的监视之下。”

墨非子道：

“贫道也想不到他们来的竟会如些快速。”

常九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

“道长，究竟发现了什么？不知可否详述经过了？”

墨非子点点头，道：

“贫道追查两大门户的灭门惨事，在钟山一处狭谷之内，发觉了一处的换面易形所在。

肖寒月呆了一呆，道：

“换面易形所在，是一处什么样的地方了？”

墨非子道：

“那只是一个狭谷，里面建有不少石屋，十几位医术精湛的外科大夫，在那里做着换面易形的工作，他们把一个极受敬重的江湖高手，换成了一副无恶不作的大盗面孔，这个人心中明白，但却无法向人解说得清楚，只好听任他们的号令行事了。”

肖寒月呆了一呆，道：

“道长，你是说，一个人的脸孔、五官，都可任意改变……”

墨非子点点头，道：

“不错，他们可以借药物、手术改变了你的外形，是货真价实的更动，而不是戴一张人皮面具改变自己，随时可以复原；那是一生都无法改变的形貌，令人心碎，悲痛一生。”

肖寒月道：

“这么说来，我们遇上的人，都可能是他们改成的……这的确是太可怕了。”

墨非子道：

“贫道亲眼看见他们动手术，把八卦门的十六代掌门人，改变成了一个下五门采花淫贼……”

肖寒月道：

“慢来，慢来，他们把八卦门十六代掌门人改变成一个采花的淫贼，那是必须要有一个采花淫贼了？”

墨非子道：

“对！戏花蜂米亮，变成八卦门的掌门人，其可怕处，都是经过了手术之后改变形貌，好人变成坏人，坏人变成了好人，真真假假，就叫人有些难分善恶了。”

肖寒月沉吟了一阵，道：

“如果确有这么一个地方，那就不能让他们发展下去，应该早些把他们消灭了，免得他们继续为害。”

闲云大师点点头，道：

“老衲回到寺中，安排一下，咱同往钟山一行……”

金山寺一百多位僧侣，一夜间散去了十之七八，留下的，除了闲云大训练的八大弟子之外，只有不到二十个老迈的僧侣，他们幼年出家，一直住在金山寺中大半生未离开过山门一步，纵然面临着生死的抉择，也只好硬着头皮留下来了。

世上很多事，是那么无可奈何，纵然是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的僧侣们，也是如此。

肖寒月回到客栈，面对着朱盈盈，愁绪万千，想到日后行程的凶险，以朱姑娘的身份，实在不宜同行冒险。

但一时之间，却又想不出什么措词，才能说服朱盈盈回王府中去。

常九虽然明白肖寒月的心事，但他却知道很难说服朱姑娘回王府去，只好明白装作不明白，闭口不言。

朱盈盈看着肖寒月愁眉苦脸，忍不住说道：

“肖大哥，有什么心事么？为什么这样的闷闷不乐？”

肖寒月苦笑一下，道：

“我在担心……”

“担心？担什么心？是不是挂念赵姑娘的安乐？”

“不是赵姑娘，是你！”

“我……”朱盈盈嫣然一笑，无限温柔地说道：

“你这样关心我，我听得开心，不过，我一直在你身边，就算遇上了什么危险，你也会帮助我，对吗？”

肖寒月道：

“话虽不错，可是，我担心一下子照顾不到，使你受到伤害。”

朱盈盈眨动了一下大眼睛，看着肖寒月，却未多问。